

【读书笔记】

绘出童年的精神底色

□钟倩

童年是回不去的故乡，也是写不尽的忧伤。著名作家盛可以的新书《别人家的西瓜更甜》为散文和绘画的精妙之作，用画笔唤回消逝的童年，把文字变成记忆的缆绳，在纸页之间勾起一些或难忘或快活或有趣或感人的瞬间，建成一座乡愁的博物馆，供人参观和流连。

读过盛可以的小说，再读她的散文，会觉得散文是小说的“画外音”，颇有镜头的质感，伴随音乐的律动。这是一本既可做“连环画”又可视作“小散文”的老少皆宜的生活之书，作者以老家湖南益阳为圆心，乡下的老物件、小游戏、小动物跃然纸上：父亲的丝瓜、母亲的菜园、姐姐的十里荷塘、爷爷与武侠小说，以及长在心里的童年往事，偷西瓜、滚铁环、钓青蛙、爆米花、削陀螺、“传凉子”、绞把子、跳皮筋、捉迷藏、燕子花、摇蒲扇、木质象棋、看地花鼓、烧树兜子、杀猪过年……翻动书页，不经意间，唤醒内心的乡愁，复活昨日的记忆。在我看来，画与文字相得益彰，颇有丰子恺的风骨、汪曾祺的韵味，给人以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富足。

“一个看似坚强的人，如何拥有一颗柔软的心灵；一个不断揭开生活真相的人，为何对已逝的童年念念不忘。”从这本书里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——童年的苦痛沉淀为精神的盐，扛起人生的重负。因为心痛过，所以念念不忘，而这种回溯绝不是嗜痂成癖，而是转化为一种爱的能力。这样一来，盛可以的文字便有了声音、色彩、味道和丰富的意义，无形中注入了生机，增添了艺术的审美张力。她回忆爸爸种丝瓜，爸爸在的日子，四兄妹的嘴巴总是泛着油光，爸爸生病后，她的“魔法”也失灵了，爸爸去世后，在天堂里也会种丝瓜吗？读来令人哽咽。而一句“看我不告诉你爸”的口头禅，讲述打酱油时把钱买了猫耳朵的童年逸事，又令人忍俊不禁，笑中带泪。

她向往妈妈的菜园，花美、叶肥、瓜果飘香，幻想坐在瓜叶上航行。辣椒是湖南人的灵魂之物，而妈妈快递来的辣椒则变了味，原来辣椒离开本土也闹情绪，指向精神层面的“水土不服”。妈妈因照顾失明的外婆而放弃会计工作，长大后她千方百计补偿妈妈，“我现在总给她买红衣服，想要她穿上我的城市、我的青春，不想要她老得太快。”这何尝不是每个女孩的夙愿呢！

小说可以虚实交织，散文则要真实感情。本雅明回忆童年时曾写道：“有时候远

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，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。”“回家”是精神的安顿，也是灵魂的皈依。她的文字承载精神的重量，内蕴着由内而外的坚韧与锐痛、思考与自由。写到爆米花，她不禁发问：“一个有过爆米花富贵童年的人，一升忧伤膨胀成半麻袋，也是时间炙烤的结果。”写到池塘垂钓，她忧心忡忡，“后来池塘没了，小孩们在电脑前垂钓，不知道周围多么美。”写到玩弹弓，她有个心愿，“作为资深弹弓枪专家，很乐意重操旧业，回故乡砍树丫，造弹弓捡子弹，无偿提供和平武器。”可惜，她再也回不去了。写到苦枣树花的别样情致，她恍然领悟，“活着最腻味的事情，就是跟在一群人后面为偶像欢呼。我情愿去观察卑微的生命，欣赏它们寂寞绽放的光华。”言外之意，褪去繁华，追求生命的本质。

或许，每个作家都是“寻找自己声音的哑孩子”。诗人路也用长篇小说《午后的空旷——仲官镇童年》找回“童年”；诗人娜夜痴迷于动用所有语言和经验完成表达的瞬间，黑糖球、小凉鞋、小板凳等隐喻，传递出对过往的眷恋，比如，“我对她说：辽阔的新疆，我想偷一个会梳头、深眼窝的小女孩给自己。”而盛可以呢，是“写小说的动手画画，胡画不拘的快活”。她的作画肇始于老家六个月大的小黑狗误食毒药身亡，心痛之余，有了作画的动力，她的首部散文集画册《春天怎么还不来》的封面，就是小女孩和小黑狗的背影，远处的积雪，近处的河岸，蹁跹的雪花，淡淡的怅惘，她感慨道：“我那个失水的村庄啊，过去我们可以在任何池塘掬水止渴。”所以，她看似“不务正业”，却是活得深情如水、生命新鲜如许的确据——《田园如何诗意》《怎样留住故乡》《月夜繁殖美》《孤独是一头猛兽》等，标题本身就是诗；进一步说，村庄远逝，池塘不再，但不能再精神失血了。“寄情小不死，大约就是希望过去不画，故乡鲜活，生命有迹可循。”可见，作者是为童年“素描”，为故乡“留痕”，也是为老藤上互相牵绊的亲人们“立传”。

诗人里尔克在回忆录《马尔特手记》中如是写道：“我清楚地看到，童年时代乃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真实。如果我坚持认为我的童年已经过去，那么我的未来也会同时弃我而去。”左手文学，右手童年。这是作家毕生的修行功课，也是生命的温情瞬间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政协委员）



【个人记忆】

火车站，我生命的地标

【风过留痕】

□徐艳丽

立秋的风，吹散了夏天的燥热。秋天的瓜果，味道更加鲜美。其中我独爱洋梨，或称老婆儿梨，它个头不大，状如葫芦，刚下树时比较硬实，绿皮上泛红，好似少女脸上的一抹红晕，放几天泛黄变软，吃起来绵软清甜，更适合牙口不好的老年人，这也是它被称为老婆儿梨的原因吧。

喜欢洋梨，是因为它滋养了我的童年。彼时，我家东院有两棵老梨树，据祖父讲，它们是我的曾祖父种下的。前人栽梨树，后人享口福。梨树紧靠猪圈外墙，黑褐色的主干虬枝盘曲，布满坑坑洼洼，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脸上的沟沟坎坎。枝干不高，大人踩在猪圈墙上踮起脚能够到树顶；树冠不大，两棵树在院子里没有洒下太大的树荫。也许是猪圈里的粪料滋养了它的根系，也许是我们的期盼传递给它力量，每年夏天，两棵老梨树都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，承载着儿时的我对丰收的希望和分享果实的快乐。

阳春三月，满树洁白的梨花摇曳多姿，蝴蝶和蜜蜂在花间劳作。父母下地归来，我们兄妹放学回家时，满院梨花香，让父母忘却田间的辛劳，让我们充满快乐。及至

□李建民

夜半时分，忽然被火车的鸣笛声唤醒。泰安火车站在楼房的后面，出小区穿过数百米的小巷，是东西向横跨龙潭路的隧道，历经沧桑岁月的京沪铁路从隧道之上延伸向远方。这条隧道，就是泰安人熟知的火车站桥洞子。

地标性建筑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文化积淀、历史风貌和未来发展，从一个地标可以读懂一座城市。泰安因山而建、因城而兴，除了泰山之外，作为承载泰安记忆的重要地理坐标，火车站和火车站桥洞子实至名归。

火车站桥洞子一度是城市与郊区的连接点、城市风景与乡村风情的衔接处。三十多年前，我在泰安上学，家在郊县，上百里路，每两三个星期回家一次。那时的泰安城区比现在小得多，过了桥洞子，才算正式进入了主城区。当时公共汽车班次少，运输管理也不规范，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只要看到路旁有人站着，售票员就下车招呼一阵子，等座位都坐满之后，便拿出几个马扎子，整个车厢里不坐个“盆满瓮满”绝不甘心，途中有时还要把一车人“倒”到另一辆车上。就这样，本来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走走停停、停停走走，没有三四个小时是走不下来的。我经常早晨8点多出发，坐车到泰安时差不多12点了。泰安汽车站出口，有个人车分流的街心大转盘，转盘正前方便是火车站桥洞子。经过长途折腾，每次一看到火车站桥洞子，心里总要舒一口气：终于回校了。

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一张面孔、一扇窗口、一段历史、一部故事……穿过桥洞子，迎面矗立着泰安老火车站站房。它始建于1909年，是中国近代铁路交通史的重要见证。上世纪初，清朝外交官梁敦华与德华银行代表正式签订《天津浦口筑路借款合同》，以直隶、山东、江苏三省厘税作抵押，向英、德

借款500万英镑，作为修路之用。津浦铁路南北两段同时施工，北段站房时称泰安府车站。当时站房建筑为上、下两层，底层为旅客购票、候车及出入站口，二层供行车、办公之用，站房东侧还建了一座木石结构的五层楼房。1910年，泰安上空响起火车的鸣笛声，第一列火车通过泰安站，宣告泰安正式进入列车时代。如今，老站房楼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这座典型的德式建筑由于独有的建筑特色和价值，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火车站于我而言，也是一座生命的地标。它见证了我青年求学的历程，还承载了我对爱妻的最后记忆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妻子病重期间，将近一年时间里，每月都要定期到济南去治疗，平时还要到泰安市中心医院检查。为了便于治疗、检查，便在火车站附近住了下来。每月与省立医院约定好时间后，我就会赶往泰安，陪妻一起坐火车到济南治疗，每次都是满载着希望出发。妻的病情好转则喜，加重则暗祷平安。令我最为心疼的是最后一次去济南，虽然事先与医生沟通过，他们也没有其他救治的好手段了，但我和妻还是抱着最后的希望上路了。由于从站台到车厢距离较远，我像往常一样，拿着行李急急忙忙往前赶，妻却没有跟上来。回头望去，只见妻正沿着长长的站台，吃力地往前赶，步履缓慢。经过病魔折磨，妻子身子衰弱，完全没有了旧日的矫健步姿。这还是那个朝气蓬勃、从来不服输的妻吗？望着妻缓缓跟上来，我心里又难过又无奈。面对命运，我是如此无能、无力，我强忍着泪水，生怕勾起妻子的伤心。

今夜，我再次从火车站桥洞子走过。多少年了，火车不复是当年的慢车，它风驰电掣地飞跑着。听着火车的心跳，我的心也激烈地跳动着。在跳动里，我数着岁月的痕迹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著有作品集《家乡的蟋蟀》等）

怀念两棵老梨树

花朵凋谢，小小的梨子挂满枝头，数不胜数，花蒂顶在梨上随风摆动，想象着梨子成熟的情景，心中充满喜悦。杜甫在《百忧集行》中写道：“忆年十五心尚孩，健如黄犊走复来。庭前八月梨枣熟，一日上树能千回。”诗人能等到梨枣熟了才上树，我们可等不到梨熟就上树了。梨还半大，已经让人垂涎三尺，忍不住偷摘一个尝尝，硬得咬不动，又酸又涩，只好悄悄丢掉。若是被大人发现，挨训是免不了了的，那感觉可真是心酸心里也酸。到了八九月份，由于接受光照的位置不同，陆续有梨皮由翠绿变浅绿、由浅绿变黄，用手捏一下，质地由硬变软。硕大的梨压弯了树枝，突如其来的一场急雨、一阵大风就可以让它们果枝分离，有时等不到完全熟透就要摘下来。

成熟的梨子果实不大，皮薄核小，吃起来汁多无渣、清香软糯、入口即化。母亲通常会让我们拎着腊条篮子，她在上面摘，我们在下面接，然后挑选一下分给左邻右舍。先是送给年龄最大的西屋老奶奶，再是五奶奶、前屋大妈……每次母亲挑选大的周正的梨送人，我是真不舍得，总要和母亲对抗两句，母亲则说：送人就要送好的，给人家不好的，还不如不送！再给姥姥和

出嫁的姑姑们留一些，好点的留给爷爷吃，因为这梨酥软，他没有牙也能啃得动，最后才能轮到咱们吃。每年没吃上几个梨，树上的梨就没了，对梨的味道意犹未尽，连梨核都能嚼着吃了，那梨核好酸啊，酸得我的口水从嗓子眼往外冒，勉强咽下去，酸得五官都挤到一块了。于是期盼着下一年，两棵梨树能结更多果实，吃到更甜的梨子。

难忘我们坐在梨树下写作业，一家人在梨树下吃晚饭。放学后，我们搬出桌子和小凳写作业，父母下地干活回来急火火地做好晚饭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，开始边吃边聊的“圆桌会议”。粗茶淡饭很香，大人的话似懂非懂，梨树叶子和果实沙沙舞动，恰如年少的我们身体在节节长高，学业正天天长进，这些都抚慰着父母劳作的辛苦，让一家人充满希望。

后来我家翻盖新房，虽然万般不舍，还是忍痛把老梨树砍了。如今，重返故乡，院里空荡荡的，我的祖辈、我的母亲和两棵老梨树已相聚天堂，他们和洁白的梨花、甘甜的梨子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，相见于梦中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莱阳人，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家协会会员）